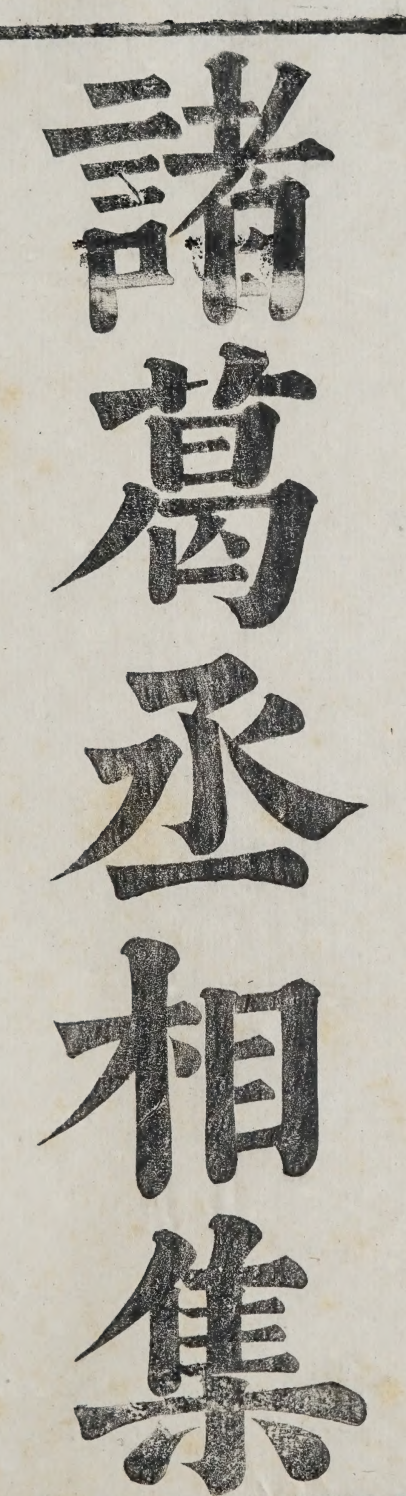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第十八冊

漢東漢諸葛丞相




諸葛丞相集

諸葛丞相集題詞

諸葛梁甫吟古今諷誦然遥望蕩陰懐齊三士此不過好勇輕死者流何關管樂神明悲吟不止或云梁甫泰山下小山也人君有德則封東嶽諸葛王佐才思封禪而不得見躬耕隴

畝歌謠託志田疆之倫豈所慕哉出師二表遠匹伊訓正議兩篇亦湯誓大誥之遺餘則赫虩數字能使懦夫解讎壯士刎頸開誠布公集思廣益一生靖獻之本施於僚佐賢愚悉心所自然耳戒子書云學以廣才靜以

成學周孔之教也吾世有寫其辭徧
曷諸子者其理學始基乎後主暗弱
黄皓陰狡武鄉復覲督師旅不居密
勿而君臣魚水常如先帝時東山金
滕似反遜之志則同也郭塢星隕魚
腹遺恨國勢三分臣心無二討賊而

死始答顧命豈自違隆中之言哉陳
壽立評未極能事崔浩致詰無當論
功唐裴晉公蓋非之矣

婁東張溥題

諸葛丞相集目錄

詔

表

彈李平表

彈廖立表

又

臨終遺表

舉蔣琬密表

奏

上言追尊甘夫人爲昭烈皇后

疏

街亭自貶疏

與張裔敎

稱姚伷

敎

又

與參軍掾屬敎

敎

又

書

與關雲長書

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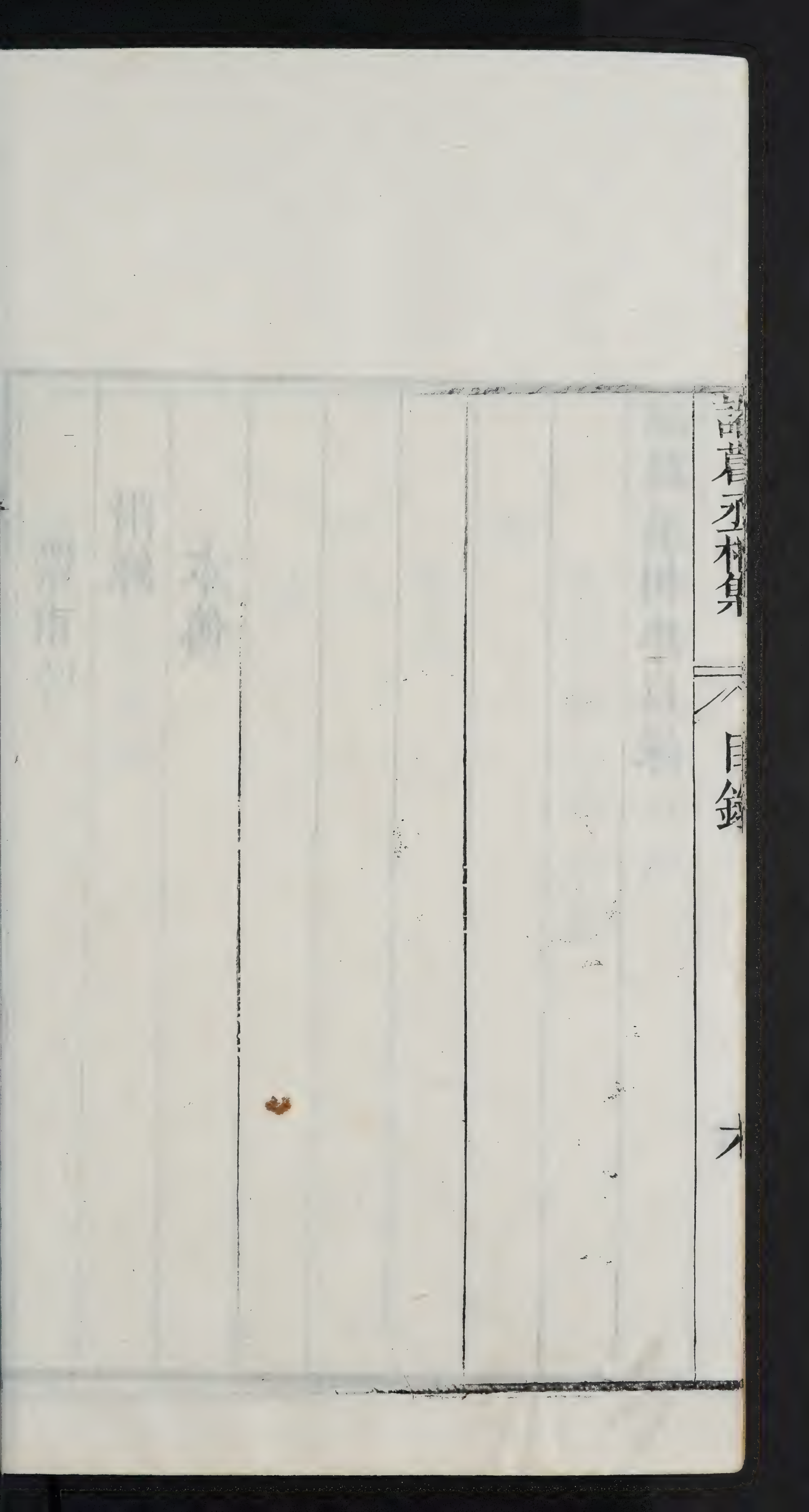
詩

梁甫吟

附錄

本傳

諸葛丞相集目錄


諸葛丞相集
目錄

諸葛丞相集卷全

漢瑯琊諸葛亮著

明太倉張　溥閱

詔

爲後主伐魏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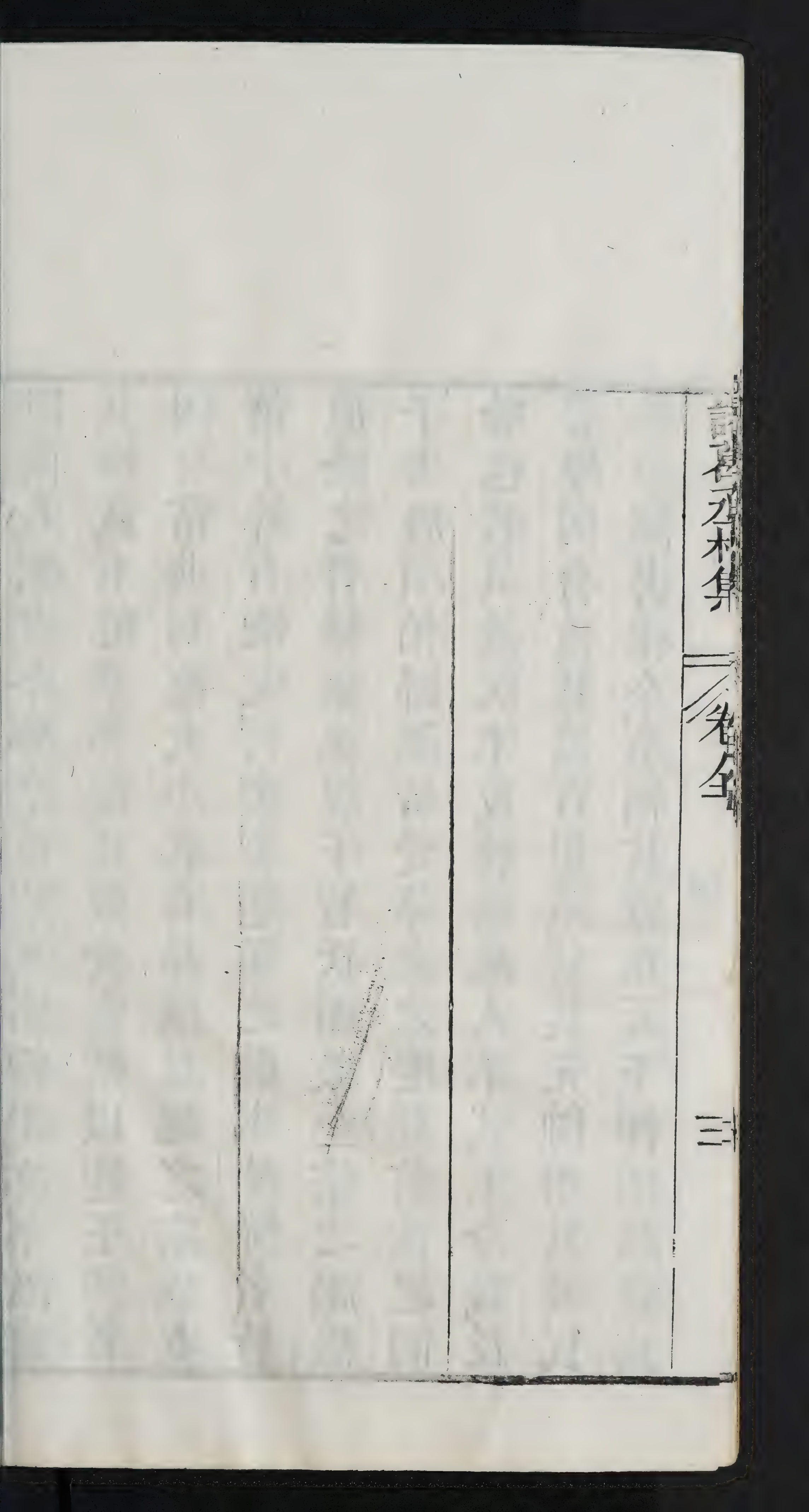
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

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叡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靜,早世遐殂,朕以幼沖,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膺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

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從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才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丕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托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龔行天伐除患甯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彊衆跨州

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
焚。爲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儌
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
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
謀。掎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
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
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
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
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

師商人倒戈今於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于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沉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俾稱朕意焉



表

羣下上漢帝請先主爲漢中王表

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謀。皆馮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鴆殺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

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遏絕王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荊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覩其機兆，赫然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閻樂之禍，小有安定之變，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

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有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融以爲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寮。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爲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

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爲爲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

請宣大行遺詔表

伏惟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燾無疆昊天不弔寢疾彌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若喪考妣乃顧遺詔事惟太宗動容損益百寮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後如禮其郡國太守

相都尉縣令長三呂便除服臣亮親受勑戒震
畏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

前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

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

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指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

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

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

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幷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

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
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
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
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
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
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
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矣。然喪趙雲
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
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

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

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

薦呂凱表

呂凱爲永昌郡吏、雍闓降吳、吳署闓爲永昌太守、覬與府丞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闓、亮南征上表、會凱爲叛夷所殺、以其子祥嗣侯、

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偪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爲雲南太守、

封陽遷亭侯、

彈李平表

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為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為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

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

彈廖立表

長水校尉廖立生自貴大臧否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毁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

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爲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眞僞邪。

又

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有闇昧闒茸其事。隨大將軍。則誹謗譏訶。侍梓宮則挾刃斷人頭於梓宮之側。陛下即位之後普增職號、立隨比爲將軍、面語臣曰我何宜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爲卿、上當在五校臣答將軍者隨大比耳。至於卿者、正方亦未爲卿

也且宜處五校自是之後怏怏懷恨

臨終遺表

伏念臣賦性拙直遭時艱難興師北伐未獲全功何期病在膏肓命垂旦夕伏願陛下清心寡慾約己愛民達孝道於先君布仁心於寰宇提扳逸隱以進賢良屏黜奸讒以厚風俗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隨時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

有盈財以負陛下也

舉蔣琬密表

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

奏

上言追尊甘夫人為昭烈皇后 甘生後主 章武二年

追謚皇思夫人先主薨亮上言追尊為后

皇思夫人履行脩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將嬪配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存時篤義垂恩念皇思夫人神柩在遠飄颻特遣使者奉迎會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已到又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輒與太常臣賴恭等議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

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所繇生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爲昭靈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號曰恭懷皇后孝愍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后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以慰寒泉之思輒與恭等案謚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尉告宗廟布露天下具禮儀別奏

疏

街亭自貶疏

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料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

上事疏

臣先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渭水漲以

二十日出騎萬人來攻玻營臣作車橋越水射之賊見橋垂成便引兵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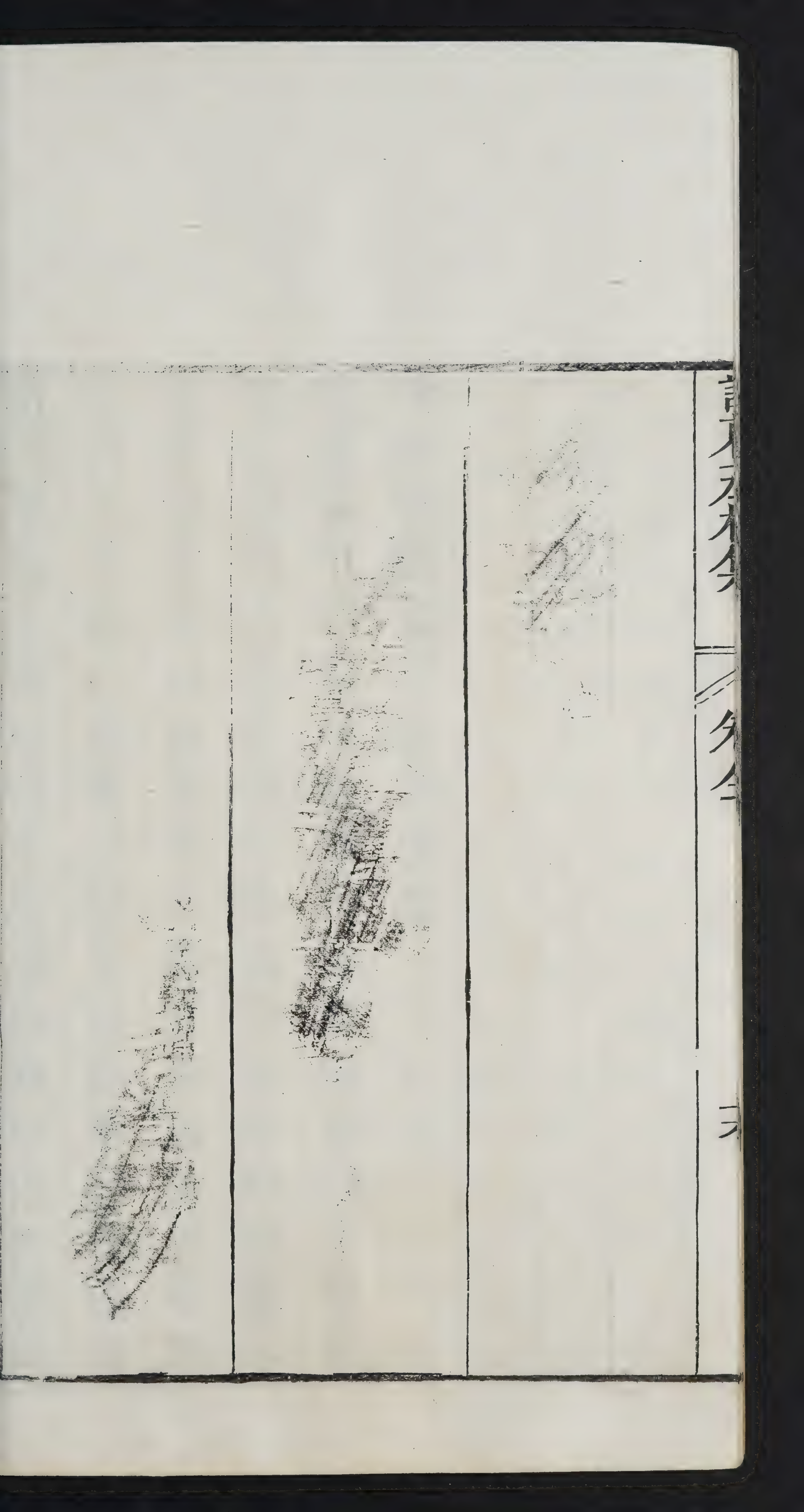
公文

公文上尚書

平爲大臣受恩過量不思忠報橫造無端危恥不辦逃罔上下論獄棄科導人爲姦俠情志狂若無天地自度姦露嫌心遂生聞軍臨至西鄙託疾還沮漳軍臨至沮復還江陽平叅軍狐忠勸諫乃止今篡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苞含以危大業輒與行中軍師車騎將軍都鄉侯臣劉琰使持節前軍師征西大

將軍領凉州刺史南鄭侯臣魏延、前將軍都亭侯臣袁綝、左將軍領荆州刺史高陽鄉侯臣吳壹、督前部右將軍玄鄉侯臣高翔、督後部後將軍安樂亭侯臣吳班、領長史綏軍將軍臣楊儀督左部行中監軍揚武將軍臣鄧芝、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行中護軍偏將軍臣費禕、行前護軍偏將軍漢成亭侯臣許允、行左護軍篤信中郎將臣丁咸、行右護軍偏將軍臣劉敏、行護軍征南將軍當陽亭侯臣姜維、行中典軍討

虜將軍臣上官雝、行中參軍昭武中郎將臣胡
濟、行參軍建義將軍臣閻晏、行參軍偏將軍臣
爨習、行參軍裨將軍臣杜義行參軍武畧中郎
將臣杜祺、行參軍綏戎都尉臣盛勃、領從事中
郎武畧中郎將臣樊岐等、議輒解平任、免官祿
節傳印綬符策、削其爵土、



教

與羣下教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反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又

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軍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答蔣琬教

亮開府、辟琬爲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亮答之、

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姓。衆人既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

作斧教

前後所作斧、都不可用、前到武都、鹿角壞刀斧千餘枚、賴賊已走、問自令作部刀斧百枚用之百餘日、初無壞者、爾乃知彼主者無意、宜收治之、非小事也、若臨敵敗人軍事矣

黜來敏教

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邪。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以為來敏亂羣

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含容。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為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今上即位。吾闇於知人。遂復擢為將軍祭酒。違議者之審見。背先帝所疏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帥之以義。今既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

與張裔敎

去婦不顧門萎韮不入園以婦人之性草萊之情猶有所耻想忠壯者意何所之

稱姚伷

忠益者莫大于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

教

昔孫叔敖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稱其賢也

又

若賊騎左右來至徒行以戰者陟嶺不便宜以車蒙陣而待之地狹者以鋸齒而待之

與叅軍掾屬教

任重才輕故多闕漏。前參軍董幼宰每言輒盡。數有諫云。雖性鄙薄。不能悉納。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未有忠于國如亮可以少其過也

教

作部作七首五百枚以給騎士、

又

勅作部皆作五折剛鎧十折矛以給之

答關雲長書

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

與杜微書

微先爲劉璋從事以疾去官先主定蜀微稱聾閉門不出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微爲主簿微固辭轝而致之亮以微不聞人語于坐上與書

服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覿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

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貫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勳於竹帛也、以謂賢愚不相爲謀、故自割絕、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

答杜微書

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答之、拜諫議大夫、以從其志、

曹丕篡弒、自立爲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

欲與羣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拙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爲汲汲欲求去乎

答李嚴書

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之

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

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已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

又

吾受賜八十斛今蓄財無餘妾無副服

與張裔書

亮北住漢中欲用裔爲留府長史問揚洪對曰裔天姿明察性不公平恐不可

專任。不如留向朗。初裔子爲洪吏，微過受罰，裔以爲恨，時或疑洪自欲作長史，或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論者由是明洪無私，

君昔在陌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爲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讐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噫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

與張裔蔣琬書

亮辟姜維爲倉曹掾、加奉義將軍、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

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

又

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覲見主上。

又

令史失賴、厷掾屬喪、楊顒爲朝中損益多矣

與蔣琬董允書

李平坐誣罔勝、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

孝起前臨至吳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鄕黨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

與孟達論李嚴書

部分如流。趨捨罔滯。正方性也。

與李豐書

初亮以李嚴子豐爲江州都督、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改名平、亮軍祁山、平

催督運事、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呼亮來還、軍退、乃更陽驚、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表後主說軍詐退、欲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書疏表嚴爲民、又教與平子豐、後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

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詘、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

頻猶爲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與劉巴書

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荆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

與孟達書

達與劉封不和、叛歸魏、爲新城太守、亮南行、歸至漢陽縣、降人李鴻詣亮言孟達許適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

耳、達盡不信沖言、委仰名公、無復已已、亮將北伐、欲誘達爲外援、乃與達書、達得書、數相交通、欲叛魏、魏遣司馬懿征之、即斬達、

往年南征、歲未及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託名榮、貴爲乖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沖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沖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

與陸遜書

恪爲亮兄瑾之子孫權置節度官典掌軍糧將用恪亮與遜書遜以白權卽轉恪領兵

家兄年老而恪性踈今使黠主糧穀糧穀軍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爲啓至尊轉之。

與步騭書

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馬塚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不便是以留耳

與兄瑾書

兄嫌白帝兵非精練到所督則先主帳下白毦西方上兵也嫌其少也當復部分江州兵以廣益之

又

蜀志趙雲本傳云亮駐漢中出軍揚聲由斜谷道令趙雲與鄧芝往拒曹眞而身攻祁山雲芝兵敗敵彊失利於箕谷又趙雲別傳云雲敗退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士無利何爲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府庫須十月爲冬賜

按與瑾此二書似即其事也

前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岸以北閣道緣谷一百

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彊也

又

頃大水暴出赤岸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岸屯田一戍赤岸口但得緣岸與伯苗相聞而已

又

渭水又東與陽溪合上承斜水水自斜谷分注綏陽溪北屆陳倉入故亮與兄瑾書

有綏陽小谷雖山崖絕重谿水縱橫難用行軍者邏候往來要道通入今使前軍斫治此道以向陳倉足以板連賊勢使不得分兵東行者也

又

震爲衛尉入吳賀孫權踐阼亮與瑾書

孝超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

又

孫松字子喬權弟子爲射聲校尉卒亮與瑾書

既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爲之
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

又

殷禮、字徃嗣、吳郡雲陽人、通占候、張溫以入蜀、亮見歎曰、東吳菰蘆中、乃有奇偉如此人、

與瑾書、

殷徃嗣秀才、今之僑肸者也

又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子、亮先未有子、求喬爲嗣、拜駙馬都尉、

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

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

又

亮子瞻字思遠建興中亮出武功與瑾書瞻後爲衞將軍赴鄧艾戰死、

瞻今巳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

誡子書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薄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欲靜也才欲學也

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又

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致於亂

誡外生

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凝滯使庶幾

甲寅二月朔為中庸講

之志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細碎廣咨問除嫌吝雖有淹留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若志不彊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承竄伏於凡庸不免於下流矣

又與劉巴論張飛書

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方今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

書

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

與吳王書

所送白氈薄少重見辭謝益以增慙

上先主書

先主自涪攻雒城亮遣馬良上先主書已而軍師龐統中流矢死

亮筭太乙數今年歲次癸巳罡星在西方又觀乾象太白臨於雒城之分主于將帥多凶少吉

太乙飛鈐

牋

牋

朝發南鄭。暮宿黑水。四五十里。

又

漢嘉金朱提銀。採之不足以自食

遠涉帖

師徒遠涉道路甚艱自及褒斜幸皆無恙使還馳此不復具

正議

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爲幸刑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僞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于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

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為也又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有得于礙者哉

絕盟好議

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讐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策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爲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

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畧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

法

作木牛流馬法

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于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爲牛頭。雙者爲牛脚。橫者爲牛領。轉者爲牛足。覆者爲牛背。方者爲牛腹。垂者爲牛舌。曲者爲牛肋。刻者爲牛齒。立者爲牛角。細者爲牛鞅。攝者爲牛鞦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

里。而人不大勞。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脚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剋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

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壘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靳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交論

勢力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能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黃陵廟記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卻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趨蜀道履黃牛因覩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歛巨石於江中崔嵬巑岏列作三峯平治洚水順遵其道非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峯巒如畫熟視於大江重復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鬢髮鬚眉

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豎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廟食茲土。僕復而興之再建其廟號目之曰黃牛廟以顯神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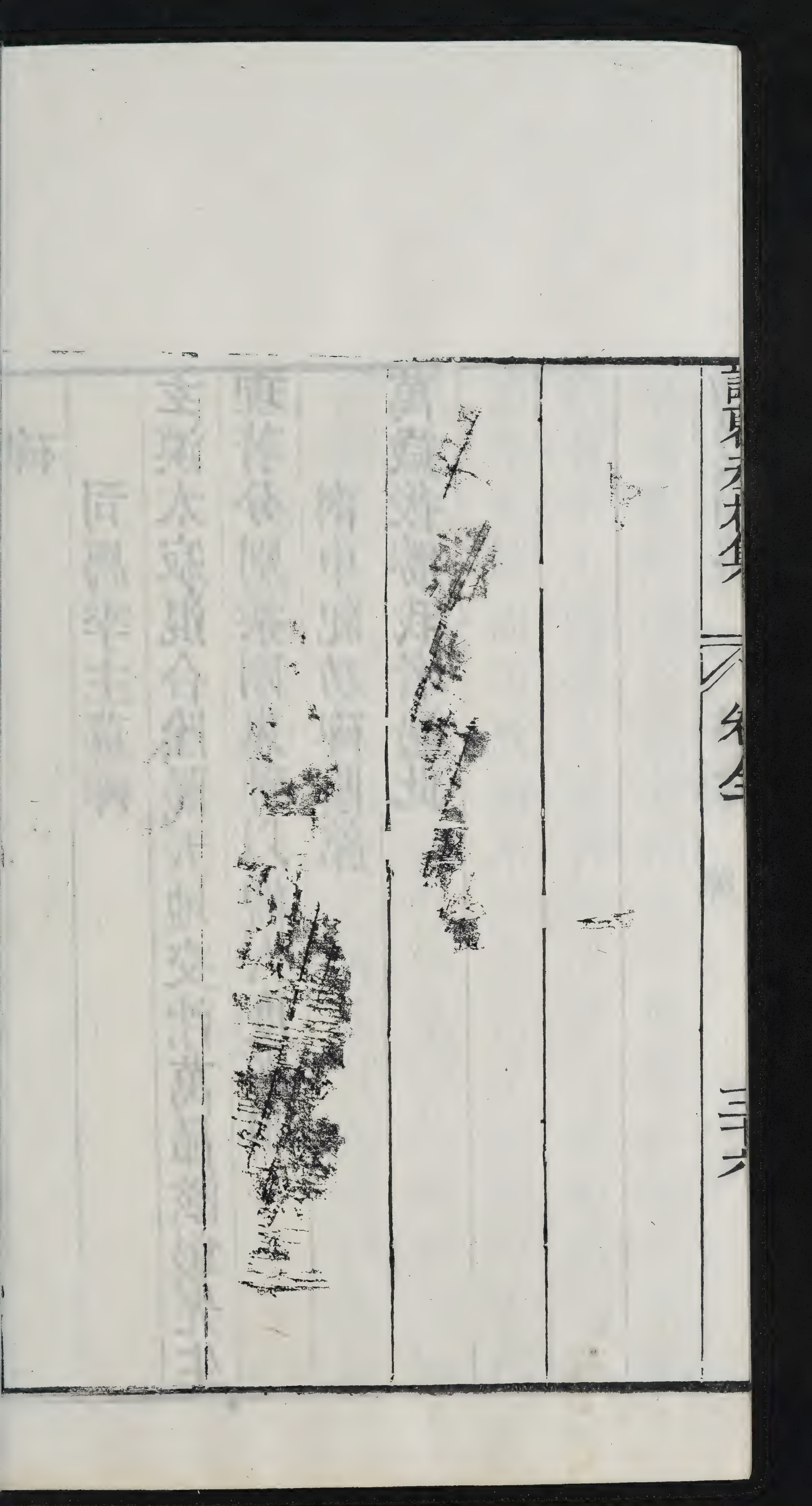
碑

司馬季主墓碑

玄漠太寂混合陰陽天地交泮萬品滋彰先生
理著分別柔剛鬼神以觀六度顯明

南中紀功碑陰銘

萬歲後勝我者過此



令

軍令

敵以來進持鹿角兵悉却在連衡後敵已附鹿角裏兵但得進踞以矛戟刺之不得此住起佳妨弩壞

又

連衡陣狹而厚也

又

荆非少人也而著精者寡平居發調卽人心不

悅。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一衆可也。

軍令

始出營豎矛戟舒旛旗鳴鼓角三里辟矛戟結旛旗鳴鼓角未至營三里復豎矛戟舒旛旗鳴鼓角復結旛旗鳴鼓角違令者髡

兵軍要誡

枝葉彊大比居同勢各結朋黨競進憸人有此不去是謂敗徵

詩

梁甫吟

晏子云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餽之二桃曰三子計功而食桃公孫捷曰吾再拜隱虎功可以食田曰吾杖兵而御三軍者再功可以食古冶子曰君當濟河黿銜左驂冶潛行水底逆流百步從流九里得黿頭功可以食二子曰吾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刎頸而死冶曰二子死之冶獨不逮又刎頸而死

步出齊城門。遥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彊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

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國相齊晏子。滄浪詩評云孔明梁甫吟、步出齊東門遙望蕩陰里、樂府解題作追望陰陽里、青州有陰陽里、田疆古冶子解題作田强固野子、西溪叢語云李善陸詩註、蔡邕琴頌云、梁父悲吟、不知名爲梁父吟何義張衡四愁詩云欲往從之梁父艱、注云泰山東嶽也、君有德則封此山。願輔佐君王致於有德。而爲小人讒邪之所阻。梁父泰山下小山名。諸葛亮好爲梁父吟。恐取此意

本傳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

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强者、非惟天命、抑亦人

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旣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

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覇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

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

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

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

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

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

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

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

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决矣

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

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

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

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强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卽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敗于

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群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卽帝位。世祖辭讓前

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簒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卽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卽帝位。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甯。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

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

因結和親遂爲與國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遂行屯于沔陽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眞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

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請自貶於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眞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燿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

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巳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為久任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

十四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

謚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兹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爲一集、景燿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秋、魏鎮西將軍

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内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

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諸葛丞相集終



